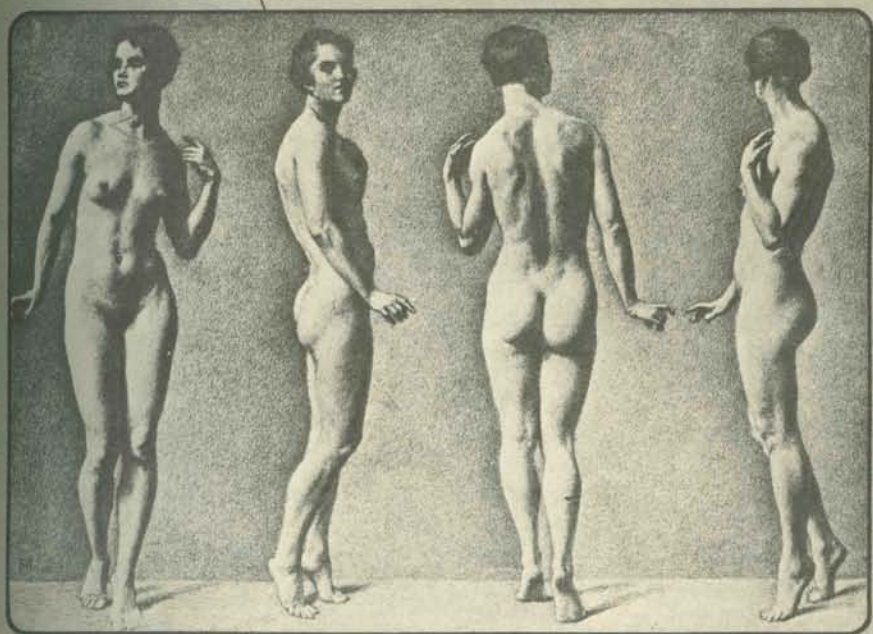


羅基蘭開米界的學醫



原著者 佛瑞德瑞克·伯明漢
編譯者 洪淑華

本文資料係由CIBA藥廠提供

這是一篇法蘭克·奈特爾博士的訪問特稿，他早先獲得醫學博士的學位，而後成為專研人體的藝術家，曾為醫學界繪製無數的人體解剖插圖，特別是，一九四六年間應CIBA藥廠之託，開始為九冊一套的醫學用書繪製插圖，而後該書發行遍佈世界各個角落，包括鐵幕國家，醫學界人士都深受其益。

他的作品，精細、完整而正確，每一幅畫都經過周密的研究、計劃、打草稿、再探討、反覆思索後，才切實地描繪出他要傳達的意念，從每一幅畫上都能看出他個人深厚的醫學知識，不需前後圖像的印證，即有它獨具的內在生命，而每一幅畫配合著整體的製圖計劃，更不失一抹明確而具體的份量。多年來，他藉著資料豐富的圖表，精密地描繪出人體解剖圖和各種病理現象，為人類醫學史刻劃下兩點深長的意義：

- (1) 運用具體圖像，清晰而獨立地傳播醫學知識。
- (2) 為全人類的醫學成就，建立起永恒而有系統的圖像記錄。

佛瑞德瑞克·伯明漢 筆述

洪淑華 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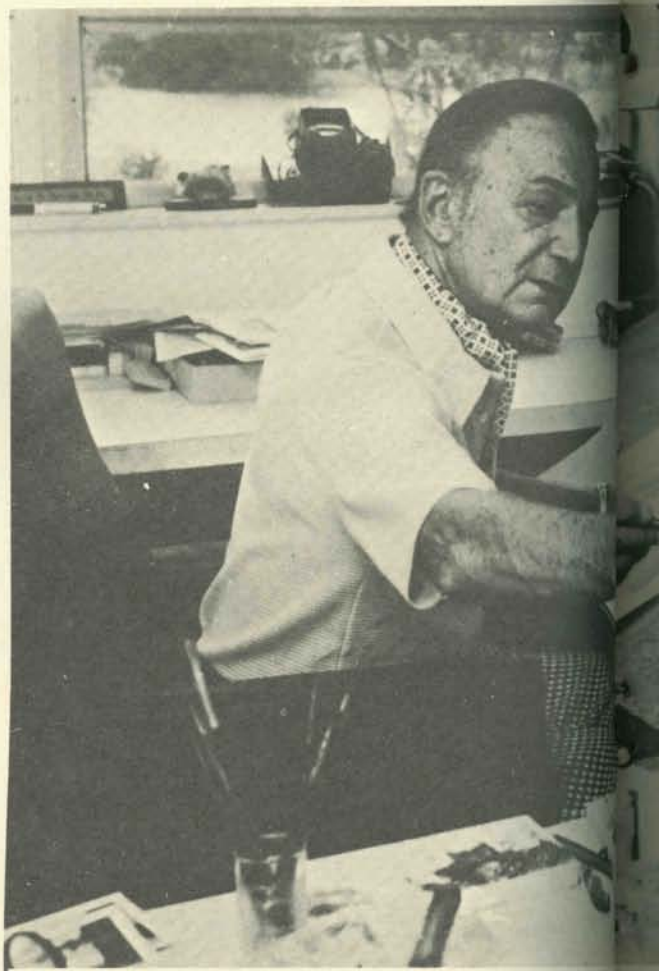
一雙手的故事

從某種意謂來看，這是一篇手的故事，手，常因它所發明的和所引用工具的不同而被用來區分文明人和他那原始穴居祖先的最大差別。

而，其中最精巧的工具—至今約有六十億的人們在運作著—那就是神所創造的—人類的手，它能創造、能破壞、更能愛撫，它是芸芸眾生裏的一項奇蹟，而這工具又衍生了無數其他的工具。

當然，手，到處都有手，但放眼望去，多少人長著一雙—不管是不經意地一揮手、或是特意地作個手勢—都流動著優美韻律的雙手，而我們最為敬重的，還是一雙會做事的手，特別是藝術家和科學家的手；但這其間就常會產生好些錯覺！你看過鋼琴大師喬斯·以特比、大畫家保羅·畢卡索的雙手嗎？並不是那種富有浪漫氣息的纖纖玉手，而是平整、堅實、粗硬的手掌上附著短小的十指—實在得像塊磚頭，而奇蹟，就從那裏頭迸發出來，正如工人在他所選擇的職業上，展露出神聖的勞力一般。

藝術，這將人類的思惟導向人類雙手的一條溝渠；它古老得一如人類的歷史文明，可貴的是，它境界朗潤，不同於言語、文字本身所必然有的差異性，它將個人的理念，付諸雙手的運作與造型，直接訴諸視覺經驗，表現出人類共通的心靈需要。



醫師看藝術，不但用手而且用心

醫學，也朗潤得一如藝術境界，它從肉眼所及的生理現象，追溯到現象來自的根源；懷一境仁心，再將知識上的領悟，付與雙手的運作與操練，即平撫了普天之下生靈共瀕的生之憂、老之傷、病之痛乃至於死之無奈。

這裏，我們將訪問一位成就跨越藝術、醫學兩界，畢生致力於，透過藝術手法來詮釋醫學領域的法蘭克·奈特爾博士，看看他是怎麼在運用一雙妙手，將醫學知識上的體會，融滙成高度的藝術成就，引導人們走進另一番朗潤的世界。



頭頸部解剖圖 ▲

現在，我們就在他的畫室裏，他點起一根雪茄，輕靈而美妙，用不著多說什麼，我的注意力就是離不開他的雙手，那雙手使他在高深而孤寂的醫業裏成為外科醫生，也是用這雙醫病的手，他繪製了四千幅以上的醫學插圖，不但才華洋溢，而且手法高超，譽為舉世一流的醫學藝術家，他確是當之無愧。

奈特爾博士對諸多的讚譽，毫不在意，他是那種活力充沛、心思敏捷得沒空驕矜自誇的人。

他生於一九〇六年，至今還是一副年輕的模樣，體格也魁梧得一如廿出頭的年輕人，兩肩寬潤、身材高大、比例均勻、沒有胃病，說起話來，輕快有致，隱隱地聽出他本有語言所帶的神秘氣息，那調調也帶著他成長地方的紐約口音——這地方真是人材濟濟、文化氣息濃郁！

揚著一頭自在的頭髮，他的臉上偶而會露出古怪的表情，有時又凝神貫注，墜入他最深沉的心靈視界，而多半的時候，他親切而溫和。

種種內在的優秀氣質，透過那雙手已經開創出一番事業，甚至於是身兼二職——既是醫生，又是藝術家——就多數人而言，這確是生活中絕大的勝利。

好，我們現在就在奈特爾位於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家中，這一帶住滿了各地來的大富豪，英國名牌羅伊斯·羅伊的推銷員還以這裏為最大的推銷市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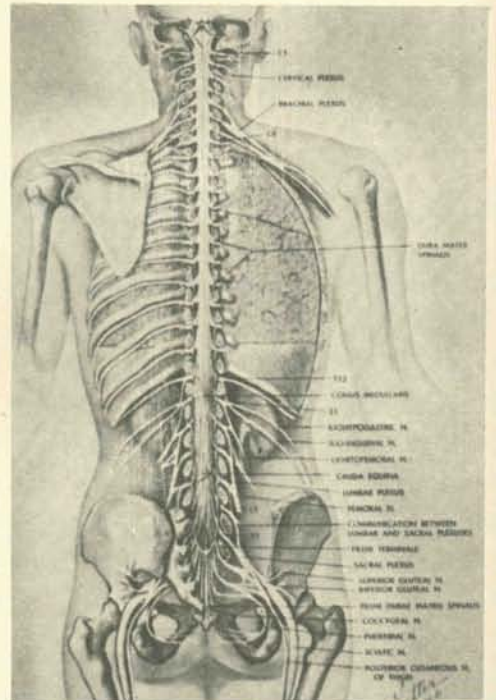
奈特爾的家就在華爾湖心的一個小島上，四周繞水，島的外圍又有另一個小島環抱著；他那有著小庭院的小別墅，樸實典雅，在高宅華廈的住宅群裏，確是別緻一格！



佳人，畫，大鋼琴

雖然，奈特爾博士以他的醫用解剖圖聞名全世界，從客廳裏的擺設是一點也看不出來。從室內向外望去，有個大游泳池，四境即是佛羅里達的優美風光，客廳的牆上掛著兩張奈特爾手繪的圖畫，小幅的是，伊斯特河邊的紐約市，浪漫、迷濛得可比美泰納的筆致；另有一幅大畫，是位優雅、迷人、明朗而美麗的女子，她就是這屋裏的女主人—維爾娃·奈特爾—她和室內典雅的擺設及擺在大廳一角，那她最愛獨自彈奏的大鋼琴，十分相稱，樸實而雅緻，這內外一致的格調真是出於極好的文化涵養的！

我們轉進奈特爾博士的畫室繼續進行訪問，牆壁的四周掛滿了他早期的繪畫—是描寫醫生生涯的一系列作品—如一個鄉下醫生在深雪的夜晚接到電話趕去接生、醫科學生在大考之前的挑燈夜戰、一個剛出道的實習醫生守在他第一次解剖的人體旁邊、一群醫學院學生各有成就後，大伙兒興高采烈地團聚一堂，而多少有些感傷—那帶著二次世界大戰感染下的陰霾氣息！還有一個年輕的醫護兵帶著愉快的笑容脫下他辦公室裏的夾克，在他家人愉快的注目下，再度地穿上執業用的白色外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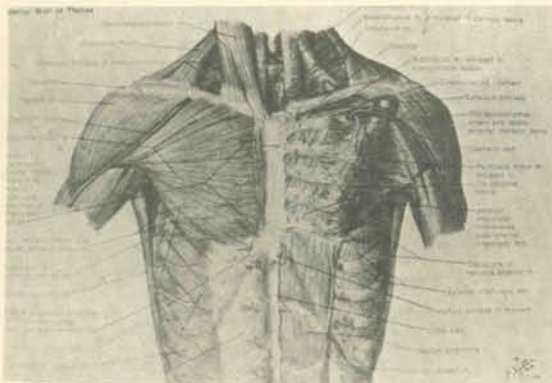


▲後背解剖圖

滿屋子的書，醫學用書、藝術叢書、文學著作、參考書等散佈各處，有些骨頭還擺在窗台上，大體來說，這裏是個畫室，也就是我們的藝術家工作的地方，這位了不起的藝術家！

從他為CIBA藥廠發行的醫學用書所配製的解剖圖，可以看出他在醫學領域裏的廣博知識，標題就有：神經系統、消化系統、肝臟、心臟、腎臟、生殖系統、內分泌系統、膽囊和胰臟、輸尿管和膀胱等。他的圖也刊在其它的書冊和期刊裏，最有名的是“臨床論叢”，至今它已是銷售最廣的醫學專業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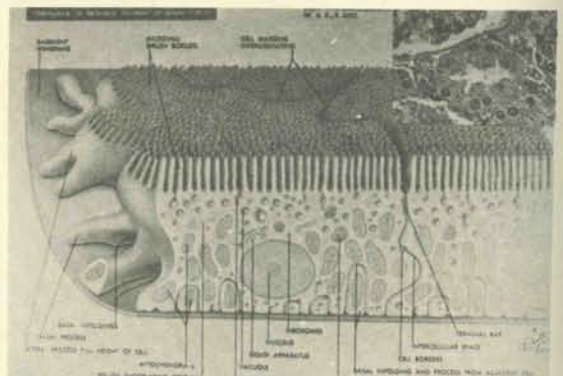
前胸壁



除了為這些醫學的學術刊物製圖，奈特爾也為許多綜合性的雜誌工作，如星期六晚報、仕女家庭新聞、男仕、紐約時報等；他還出版過一本書—快速減肥法可能使您致命：減肥和維持營養的安全辦法。他深信：一般的民眾是可以從大量的醫學知識裏獲得益處，他也是最善於運用人們最容易領受的形式來傳達他的醫學知識的。

奈特爾靠在他的書桌旁邊，左邊有個畫架，背後有扇窗子似畫，飄著一陣陣佛羅里達的雨絲，右手邊還備有款待客人的咖啡和回憶錄。

他慢慢地展開話題，略帶嘲諷地談著自己的事情，叨著雪茄煙一吸一口、在指尖轉一下，才又銜在嘴邊，說道



▲腎小管顯微模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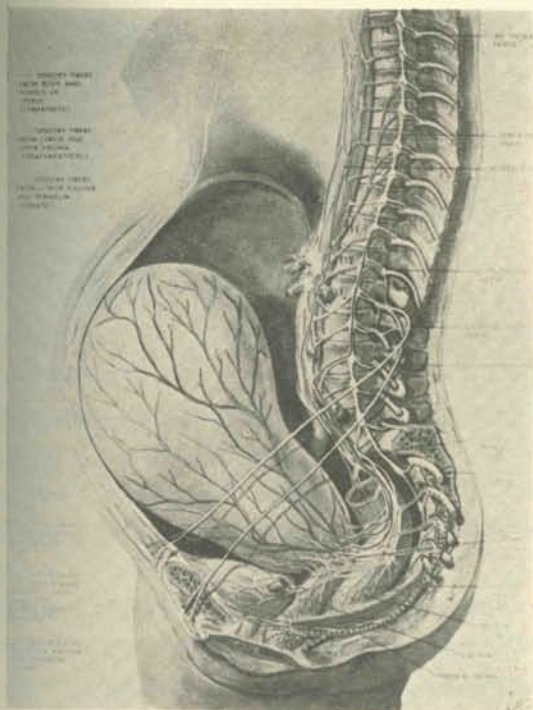
：「有好些的原因使然，到處都傳說我在勃克萊出生的，事實上，我連勃克萊是什麼模樣都不清楚，有時候去勃克萊，還以為出不來了，因為，我連回曼哈頓的路子都摸不清！」

「我確實是在曼哈頓島的中部長大的，就在五十三街和第七街一帶，我太太出生的地方離我家不遠，我常常笑話她，我追她追到長島，才娶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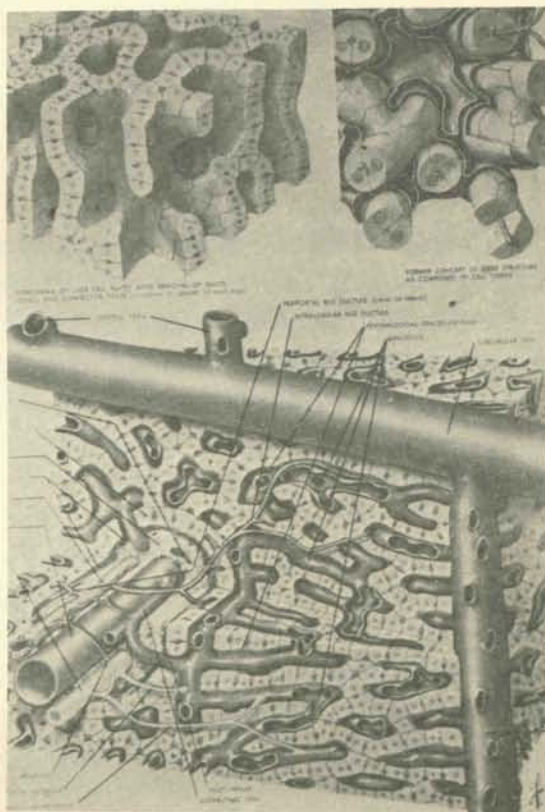
做藝術家就是我最大的野心

「我父親是個大好人，不善於經商，專作汽車零件的買賣，我十二歲那年他過世了，全家人的生活擔子不輕，那時，我還真是個孩子——我記得——我一直盼著繪畫，滿腦子想的只是這件事，整天、每天、想個不停，隨時，我都在想畫，從來沒想到要做個醫生，做藝術家就是我最大的野心。」

「從初中起，我就畫個不停，後來，聽說有個地方叫國立設計學院，你只要拿出作品，他們看你是個可造之材，就會准你入學；我讓他們看過我的作品，他們就給我獎學金，我上夜間部，一整天還是想著繪畫的問題，我好高興，繪畫的生涯漸漸上軌道了！」



▲女性生殖系統神經支配圖



▲肝胰顯微模式圖

「直到有一天，我母親對我說：法蘭克，你每天下午和晚上都上那兒去了？我才告訴她，我在藝術學院上課，她驚訝地說：藝術學院？哇！真好，好極了！學藝術很好，只是年輕人賺不了幾個錢！接著她又告訴我，藝術家生活的種種敗事，你知道，不外是怎麼放蕩、怎麼和裸體模特兒廝混、酗酒等等之類的，我真不以為，他們的生活會這麼糟，但我答應她，學校的功課我會用心的，她才勉強地說：好吧——允許我繼續學畫。」

「不久，我加入紐約的藝術學會，私下跟從幾位很好的老師學畫，我特別記得有一位，他告訴我，繪畫不止是用藝術家的眼睛、雙手，更重要的是用腦、用心、用畫板，換句話說，他希望我們明瞭自己所要表達的意念和結構，不要像攝影機般瞎亂地拍下物體，舉個例子，你就清楚他是怎麼在教學生——當模特兒在房間的一個位置時，學生要從相對的角度來描繪，模特兒換到另一個位置，也是這樣的；然後他要模特兒擺一個姿勢，長達十五分鐘，但不准我們動筆——只准專心地研究模特兒，然後，他讓模特兒走開，才吩咐我們「畫你自己看到的東西！」一直到今天，這個訓練為我奠下很好的領受基礎，我很少當場描繪，寧可完完整整地研究和瞭解一個物體，才回到畫室畫自己領悟到的東西，用這個方式，我拋掉了雜七雜八的枝枝節節，只捕捉下物體的重點。」

我還年輕，有的是時間

「就這樣，我走上了藝術的路子，那時候，正是商業藝術的盛期，追溯起來，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藝術家是廣告界的中堅，他們起於經濟景氣的時候，沒有電視，收音機才問世，攝影術也還沒有廣泛地被運用，藝術家真是廣告界的寶，那時候的藝術大師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如傑西·藍岱克、諾曼·洛克威爾、高爾斯·菲利浦、馬克斯菲爾德·巴黎斯、拿薩·邁緬恩等等好多位，稱霸廣告界。」

「我一直認為，想把工作做得好，就要合於經濟原則；也做過各類的工作，從廣告企劃、設計、插圖到畫日曆、電影的美女畫片。但是，我的家人始終認為，畫畫的生活，對年輕的男孩而言，實在很糟，年輕人應該做點更有嚴肅意義的工作，最後，我順服了，告訴家人：好吧！我放棄藝術工作，作醫生吧！我心想，我還年輕，有的是時間。」

「從此，我再進紐約大學的醫學院，在學校裏，我才發覺自己會製圖，可以把學科學得更仔細；我是以平面藝術的觀點來製圖，筆記上塗滿了圖畫，這是單靠繪畫，我所記得的一個學習方式。」

「終於，我的幾位教授注意到我畫的圖，他們就問我：我在寫篇文章，你肯畫個插圖嗎？我答應下來，第一，能接近教授多學習，第二，可以賺外快，雖然，剛開始接受業務，收費比較低廉，但這筆收益還是得自舊日的藝術生涯的！我在醫學院及紐約的貝爾伏醫院擔任實習醫生時，就一直在做了。」

離開學校後，我就準備做外科醫生，先在紐約一位聰明而古怪的外科醫生手下工作，前途是有點希望了，而碰上一九三三年—經濟最不景氣的時候—全球各地都動蕩不



心絞痛發作時的臨床症狀

甲狀腺分泌不足的臨床症狀



心臟按摩 ▶



安，根本無所謂醫業的職業保障，一個病人要是闖進了你的醫務室，你給他看過病，他可能會分文不付地就走了。我本來以為自己會暫時回到藝術崗位，等到有好機會再出來執行醫業，一直我都没想到要把繪畫當作終生職業，在這關頭，發生了一件妙事。」

「那時，有幾家藥廠計畫著為他們的新產品開發市場，正在設法把新資料供應給醫學界，而他們中間的有些人就開始找我製圖，表達新產品的用途等等，最早作的兩個系列作品：一個是麻醉藥的圖，另一個是小手術之類的。」

醫生？畫家？

「那時候，我一直有種罪惡感，老覺得自己不該去畫那些圖，應該去作個醫生。但是，找我畫畫的人越來越多，說句坦白話，我不勝其煩。而，新婚不久，急著要德下生活的固定收入；也知道自己遲早是要作個明白的決定……到底是作個醫生還是藝術家呢？」

「有個小小的偶然，可能幫助我作了這個決定——就在這時候的有一天，我在自己的畫室兼醫務室裏工作，有位自稱代表某家大藥廠的廣告公司經理走進來，一番自我介紹後，提起他們將推出新的藥品，希望有五張配圖來解說用途，他解釋過他們需要的圖樣並問我要價多少，我心想，我根本就不該再做這類的工作，開個高價位，他能同意就接受，不同意就作罷。」

「那時候，我每幅畫索價美金五十元，開個一張三百元或總價一千五百元之類的荒唐價格，嚇嚇他！我就說：『我要一千五百元！』他一聽就說：哦！價格很高，我必須回去徵求公司的同意，明天給你回音。我心想，怪不怪？堂堂一家廣告公司的經理花一千五百元，還要公司的批准？不管怎樣，我還是說好吧！第二天，他打電話給我說：『公司批准了，你可以開始畫了，我們都同意每幅畫以一千五百元計算。』幸好，我當時驚訝過度，來不及糾正他的誤傳！」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決定放棄行醫，專門繪製醫用插圖。甚至於，我還替舊金山金門博覽會做了個同步聲調的雕像，一個女子講述她自己的內分泌情況、性交的體驗、月經的來潮、性生活的圓滿，還有她自己的生產經驗；體內的生理結構和器官一亮起來，就有聲音配合著解說情況。她每十五分鐘生下一個孩子，雖然看不到生產過程，但看得到孩子長得大大的，這個雕像做得很成功，很漂亮，比真的人還大，足足有七呎四吋高。」

「我繼續為不同的公司製圖，不久CIBA藥廠找上門來，告訴我說，他們將推出治心臟病的新藥——毛地黃。廣告經理有個構想，要做個心臟圖型的褶疊頁，內頁可以打開，要請我畫上心臟內部組織的圖譜，他再打上廣告文字。我做好圖譜，他配合上文字，分寄給各地的醫生；不久，他接獲許多人的要求，褶疊頁上只要圖譜，不要文字，醫生們一致稱讚我畫的心臟，比例精確、

栩栩如生，於是，他就除去廣告文字，只留下心臟圖譜，附上CIBA的祝辭，再分送出去。」

「反應仍然很熱烈，他就決定採用同樣的方法繪製別的器官，我也開始運用三度空間的表現手法，描繪腎臟、肺部等，作為教導解剖學的教材，這些工作都做得很成功。廣告經理就想到：主要的器官都做了，還有什麼好做的呢？我提道：為什麼不做病理器官圖譜？於是CIBA就出版了好些病理學的小冊子，每一小本子裏就有十到十二頁的圖版。」

「由於，各地的需求越來越多，CIBA公司隨時都要補充印刷品，大有供不應求之勢；直到公司來了一位很聰明的人任，保羅·羅德爾先生，他想到把我畫過的所有圖片編輯成書冊，賣給需用的醫學界人任，初版在海外就發行了一百萬份以上，至今已銷遍世界各個角落，CIBA藥廠九套一冊帶插圖的醫學用書，就是這麼來的啊！」

話鋒至此，奈特爾博士仍然談興高酣，那極富磁性的男中音，高低頓挫，越說越有致，談起他的愛妻、五個孩子以及熱愛的高爾夫球……勤學、審讀、深思、熟慮、朗心、關懷、愉悅和溫暖種種可貴的氣質，瞬間，凝駐在他的雙手——那雙手，不僅為他自己，也為生活在宇宙裏的每一個人，從藝術和醫學等的知識領域，探求人生問題共通的解答，更具體而生動地呈現出一境心靈上共融無間的新畫面。

公司來函

CIB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Division of CIBA-GEIGY Corporation

HEMIS, NEW BRASSY 0760

December 6, 1979

Mr. Jaw-Jen Ju
18, 3/F Alley 22, Lane 119
Chou-Ling Rd., Yang Ho
Taipet, Taiwan, R.O.C.

Dear Mr. Jaw-Jen: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and questions about Dr. Hetter. I am delighted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you asked for and hope that out of it you can construct an accurate and interesting story. I think most of your questions will be answered by the enclosed materials which have been written by a number of different biographers in the past. Obviously, you will see by the dates of the publications that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the articles is no longer valid.

In trying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about CIBA Pharmaceutical Company's association with Dr. Hetter, I can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Dr. Hetter began his association with CIBA in the mid-1930's by painting art for advertising brochures. These were so well accepted that CIBA began to produce a series of promotional pieces which featured Dr. Hetter's art and contained only limited advertising. By the early 1940's this program evolved into a series of packets which contained anatomical drawings along with the advertising messages. Finally in 1948 the idea for the magazine CLINICAL SYMPOSIA was conceived and launched. At the same time a collection of all of Dr. Hetter's past work was put together in book form and sold at cost. Both the magazine and the book were terribly successful and out of the book grew a plan for a series of books (or atlases) on all of the major body systems. Both programs are now 30 years old and still going very well. The magazine continues to contain advertising for CIBA products and the books continue to be sold and the modest income generated helps to partially offset the cost of the magazine. CIBA has always found that this program has been exceptionally well received by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he world over and that its long-standing association with Dr. Hetter has been one of its most satisfactory relationships.

I hope this background is sufficient for your purpose and that you are most successful with your project.

Sincerely,

Philip S. Flagler
Director
Medical Education

PSF:CSF
Attachs.